泳齋近思錄衍註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君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伯嵒曰親者難家人離必起於婦䖍疎者易栽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伯嵒曰睽次家人復次无妄皆卦之序也則謂物之可視以爲則者猶俗言準則與則例

也睽彖二女謂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 尚書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 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　堯　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

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 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 堯 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復齋曰衛鞅見秦孝公說以帝道不悟也說以王道未入也說

以霸道不自知郤之前於帝秦雖富强而秦之本撥矣太子見漢宣帝以刑繩下勸以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漢雖號爲中興而漢之脉微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
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
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
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
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
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
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

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伯魯按履之象曰上天下澤發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

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
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
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寛裕詳密弊革事
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
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
巳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
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
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

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

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伯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

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艮其止止其所也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伯呂 謝 兌）

之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 堯 舜是也故有終

而無亂循齋按既濟之繇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循齋曰春夏秋當農之時不可以用民力故左氏例以爲不時至冬則農工既畢無妨民事故左氏例以爲得時若隱七年夏城中丘桓五年夏城祝丘是以不時而書也若宣八年冬城平陽定六年冬城中城是雖得時而亦書也

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謂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十一月即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火見者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爾雅曰營室謂之定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致用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即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也皆者樹板幹而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

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伯温曰太宗初欲起義兵高祖未從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高祖因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殺建成元吉廢太子承乾寵魏王泰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帝太宗手殺元吉曾不愧耻復納其妃惡莫大焉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臣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 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

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異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伯溫曰適過也間非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八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　伯嵒　彦瞻

治法　禮樂 兵刑 學校 井田 封建 冠 昏 喪 祭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伯嵒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九疇叙伯嵒曰九疇疇類也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

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 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

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
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
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
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舊註修虞衡之職）十曰分數（舊註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

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

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導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宫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舊註）文集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

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保傅

據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盖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賔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

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　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

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揔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

乃今之防秋也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一年有一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謂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所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禰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皆至五世則遷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繼禰者謂從祖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五世之則合從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子遷之宗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不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於四從族世謂人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東坡曰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以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

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且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令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

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舊註】庶人立影堂 廟必有主【舊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月朔必薦新【舊註】薦後方食 時祭用仲月【舊註】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薦之別位 冬至祭始祖【舊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 立春祭先祖【舊註】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 季秋祭禰【舊註】季秋成物之時也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何氏補注】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惟享太廟用孟月自周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

及〔傳註〕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窪

附錄 司馬文正公云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如今陰陽家相其山崗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蓋以會葬者遠近有差不得不然也然禮文多云三月而葬蓋舉其中制而言之今五服年月敕王公已下皆三月而葬按春秋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壬午日下昃乃克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比方北首何嘗擇地也考其禍福與今不殊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又葬書人人異同此吉彼凶紛紜莫決其尸柩或寄僧舍或委遠方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弃捐不葬者凡人

所貴身後有子孫者正為收藏形骸耳其子孫所為乃如此曷如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邪人之禄命固已定於初生矣豈因殯葬而可改而世俗信之惑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不葬而自求其利邪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家貧未能歸葬故也子應之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又子游問喪具　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原平自賣

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近世河中進士開孟家貧跋葬其親騎驢出城一僕荷鍤隨之取其親之骨掘深坎埋之而歸此雖不及於禮比於不能葬其親者猶賢矣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捨之出仕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遊宦殁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是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旣久習以爲常恬然莫恠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 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所在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扫音骨速惡音烏齊音子細切窆彼歛切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
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
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
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
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
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
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

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已上並遺書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

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决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附録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伯温據〕外書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令人析言破律 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以來未之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令有人極一塲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耶八分書者八分近理也

横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正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

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

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 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淶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臣道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潜思存誠覬感動於　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　上前然後善其辭説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

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無訟由先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朋契券之類是也伯嵒訟卦彖傳坎下乾上爲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故必慮其始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　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

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　周公之位則爲　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

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葢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
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
故云納約自牖伯恭曰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
衆矣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帝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則
悟之如反手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爲質於齊大臣諫之雖強如其蔽於私
愛何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故左師觸讋因其明而導之則其聽也
如響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
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
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

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　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

象曰睽之初九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伯崑按】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无咎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伯崑按】損之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洎嵒按 革之彖曰革而當其悔乃亡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守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伯岳達】漸之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雜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三將上進而無應接當與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矣然三四密比而无應故爲之戒夫謂三也三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以三之過剛所利在於禦寇守正而開闢邪所謂禦寇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

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
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
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
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

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以上易傳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

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

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

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要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

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 舊註 如荆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

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　先生以加禮近貴　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

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

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

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程氏外書云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

豈是無時（舊註）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　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　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

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

然徃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
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産一事不得
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

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　明道先生甞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　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媿屈（附錄）

（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　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 文王世子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之謂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於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

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

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

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

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

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

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

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感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伯嵒謹〕李德裕得君緘中人仇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摇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以疾辭罷固請老詔可士良之老中人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如殖財貨盛鷹鳥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伯嵒謹〕天下之治

亂常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進則必治與
小人進則必亂而或進或退之間各植黨與
互相傾軋日胎月積而不已其爲天下國家
之患可勝言哉漢之末年陳蕃李膺號爲君
厨俊及以矯小人之習而黨錮之禍與唐之
中世德裕之徒欲排僧孺訓注以孤小人之
黨而朋黨之事起漢唐之亡良由於此我
朝　仁皇去丁謂相王曾出夏竦用杜富韓
范而四十二年以治亘古無及熙寧大臣擢
新進少年以爲己之助諸君子力爭而不勝追
至元祐司馬呂范以老成秉國鈞一時善類
如蘇如程朋而翼之小人之黨如章如蔡屏
絶殆盡界限嚴而藩籬審本眞壯而邪氣消
駸駸乎泰治之盛矣夫何司馬公即世局勢
隨變小人之蹊隧不絶而君子之扃鑰不嚴一
啓於范純仁持平之論而小人之竄返不再啓
於呂大防內恕之心而小人之脈盛三啓於
韓忠彥建中之說而曾布蔡京引類雜襲小

人病已跳梁於肓之上膏之下矣逮夫黨籍立碑凡所謂君子者不棄之寂寞之濱則逐之嶺海之外而居朝廷布當路者無一非小人也卒穉清康之變而曾無伏節死義爲國固守者敵至燕山則守燕山者降敵至中山則守邊者退至黃河則守河者潰再至河北則河北之師皆奔復冠河南則四方勤王之師觀望而不進矣六如給事盛言以張敵之威四盡中書竭力以爲敵之奉誤君賣國忍恥偷生靖康之事言之可爲痛哭撲厥攸初皆君子爲小人所勝而然也遇者一陰之封也而初六一爻小人之萌蘖者也聖人不忽其微而繫之爻辭曰羸豕孚蹢躅所以著小人之情狀也爲君子者可不戒哉

人敎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

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

則不敢懽四益也 語録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